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腰箍的情结

德昂族

黄光成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0460641

腰箍的情结

(德昂族)

K28
D669.1
0021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



0460641

云南大学出版社

黄光成 著

责任编辑：李兴和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四集）

腰箍的情结（德昂族）

黄光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3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337 - 3 /C·40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63.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0460041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第四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81068-337-3

I .2... II .高... III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86 号

目 录

引 子	1
一、“唱大山”的婚礼进行曲	4
二、山道上，马蹄声碎	16
三、不戴耳环不嚼烟的男人	26
四、耕读出来的新一代	37
五、取女人名字的硬命小子	50
六、谁不沾点亲	63
七、马脖子的一天	75
赵氏家族世系表	88

引子

离开熙熙攘攘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府，朝西南方向行驶三十余公里，就进入了全中国德昂族最集中的聚居区——三台山乡。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从它的心脏部位穿腔而过，黑亮的柏油马路像根青藤把它紧紧地拴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版图上。但是你只要一离开公路主干道，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层峦叠嶂，云蒸雾绕，葱郁郁之中夹杂着诸多莽荒，生气勃勃之中透露着阵阵肃肃，寂静安谧之中蕴藏着几分喧腾，丰饶富足之中叹息着几声荒凉与贫瘠……一句话，这里充满了神秘。

大山里，德昂族人家房前屋后或疏或密地被一根根藤子缠绕着，一条条黄褐色的丝瓜悬在半空，我忍不住顺手摘下一只，剥开那层薄薄脆脆的皮儿，下意识地抚弄着天工巧手编织就的丝瓜瓢。我身旁的赵贵学也摘下

一个，三两下捏碎它的皮，然后挥动着瓢子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们德昂人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神向各民族传授纺织技术，每个民族都派了最聪明的人去虚心学习，唯有德昂族人拿着根丝瓜瓢对神说，我们不用学了，我们的纺织技术就在这当中。你看，谁能比得上？后来，其他各民族的纺织技术不断进步，德昂人却仍以自己祖宗传下来的方式织筒裙，做衣裳，依然戴着大耳筒，依然以藤篾腰箍来束缚和装饰妇女。又有一次，神仙通知人们去领钱，各族人都准备了又大又密的箩筐，或背或挑，一大早就去报到；唯有德昂族人仍像平时一样，不慌不忙地一一做完了当天的活计，方才随便抓个编织得豁着稀疏大洞的背箩出发去领钱，结果所领到的钱都在路上漏掉了，所以直到现在德昂人还是那么贫穷……

从这个隐喻性的传说中我似乎多少触摸到了点德昂人民族性格中的什么东西。我凝神良久，思绪萦怀，我仿佛在其中看到了一幅德昂族文化的图像。可是当我想进一步看清它的面目时，它却益发模糊；当我想清理出它的线索来时，它却无头无尾叫人难以下手。我简直说不清它到底是有规律可依呢，还是根本就无头绪可寻。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何尝不是这样，当你从一幅织锦中抽出几根经纬线来，这些线丝并不能保证一定留得住图画中的美丽和信息。哲人说得好，理论往往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思来想去，与其去费力八气地寻找那些所谓有概括力的文化的线条，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去临摹它，哪怕是依样画葫芦，也总比干瘪的抽绎强些。

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图景毕竟太庞大太复杂，谁也无法将它临完写尽，只好寻取其中之一角，循着历史的线

索如实地勾画。有道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中照样也凝缩着民族文化的信息。

于是，我拿着我的笔和本子毫不犹豫地走进了三台山的德昂人家……

一、“唱大山”的婚礼进行曲

德昂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历法,不过现在能算准德昂历的人已不多了。因为它除了用来测时断吉凶之外,似已无更多的实际用途。三台山的德昂族凡遇婚丧嫁娶之类的红白大事,免不了要请山寨长老或“有识之士”推算出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以便择吉而行。经推算,公元1995年4月12日为德昂历5月13日。据说,这是个男女成婚的好日子。

勐丹行政村所辖马脖子上下寨中有一桩婚事就定在这一天举行。新郎家住下寨,名叫田腊先,1975年元月26日生,命相属金。新娘叫赵国庆,家住上寨,1975年9月29日生,命相属水。

结婚的请柬早在几天前就发遍了三台山乡的所有德昂族村寨,因为几乎每个寨子都有他们的亲戚。所谓“请柬”即是一种特制的德昂族传统的“小花篮”,德昂语叫做

“古鲁”。这是一对用竹篾编成的约15~20公分长的小竹篮,花篮的头部比拇指稍粗,花篮的尾部占全长的三分之二,是编就篮子后竹篾的自然延伸;两个花篮中间捆扎在一起,立起来还有几分像一对携手相伴的恋人哩。两个花篮当中不许空着,一般装有黄梨树叶包着的一小撮烟或茶叶。为什么德昂族人要用这样的花篮作为请柬?我曾询问过好几个山寨里长老性质的人士,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但都说是自古以来就兴这样。是啊,“自古以来”,一股多么大的传统的惯性力量!即使近年来在城市中盛行的印刷精美的“请柬”,也绝对代替不了小花篮的地位,最多也只能起到补充以前靠口头传达时间、地点的作用。见不到“小花篮”,山寨里的亲朋好友是不会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地来赴宴贺喜的。

我是在离马脖子寨二十公里以外的另一个村寨看到田家委托人送给该寨一家亲戚这种“请柬”的。这位受委任的人首先出示一份“委托书”,这份“委托书”也十分独特,是用竹壳包成手巴掌大小的一包茶叶和一包草烟,两个包都是正规的长方体,合在一起用竹绳作“十字”扎紧。据说,竹绳捆扎的“十字”颇有讲究:办喜事是短的一头压长的一头,丧事则相反。按照一般礼节,出示“委托书”需要用托盘装着正儿八经的进行。出示了“委托书”之后,受委托人才郑重其事地以托盘呈上“请柬”。当时,我正在三台山为撰写《中国民族家庭实录》丛书寻找一个典型的德昂族家庭到处“扫描”。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背起行囊前往马脖子。

我到达田家正值中午时光,田家那幢新落成的土坯瓦顶、半“汉化”了的德昂建筑的屋前、屋廊和屋内皆已宾客满座。妇女们全都穿着红德昂特有的缀满彩色绒球的黑

底上衣和间杂红色条纹的自织黑筒裙，腰部都戴着二三十个红、绿、黑、白、黄五色藤蔑腰箍，齐排排地坐在屋廊之下。男人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则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正厅里。似乎男人和女人各属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磁场把他们分别吸引在不同的地方。人们似乎也没有多少话题好谈论，大多数人都在忙着同样的一桩事：嚼烟。对于山民来说，嚼烟不光可以“过瘾”，也是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

门廊的一角设置了一张桌子，两个小伙子守在那里为来客挂礼。似乎德昂族人没有而今城市人的那些多余客套。他们认为，办喜事需要礼尚往来。来客必须送礼祝贺，主人无须推辞。所送之礼要请会写字的人将它登记在一张纸上，作为一份情谊长久地保存，也可为将来还礼时参照。至于送多送少，那全是来客自便。我有意看了看挂礼单，一般来客都是送钱，以送一元人民币者居多，送五元者有几个，送十元者偶见一二人，看来送五元和十元的人大都是至亲好友。

下午三时后，人们吃完一顿午餐，即开始准备迎接新娘。十几个年轻人跳上三台手扶拖拉机，兴高彩烈地向上寨进发。从下寨到上寨走小路只须20分钟，但乘拖拉机顺公路绕山却不会少于这个时间。

手扶拖拉机在上寨赵家门口停下，小伙子们即开始大声吆喝，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宁静的山谷，悠长的声音在向全寨子的人通报：迎接新娘的人员已经到达。据说，过去娶亲人进寨是要用铜炮枪朝天鸣八响的，现在改为人声吆喝，已算一个革新了的简化形式了吧。

位于上寨西北角的赵家大院更是典型的汉式院落。院中来客也有一二百人，不少人还正在一条竹排搭成的十

米长的桌子旁吃饭。桌子上菜碗里装着的菜几乎与刚才我们在新郎家吃的如出一辙：一碗煮青菜，一碗干菜，一碗腌菜炒肉和一碗新鲜的蘸水生莲花白——这在山里人看来已是一顿美餐了。

迎亲队伍进村后，新娘赵国庆即在众多姐妹的帮助下紧张地梳洗打扮。她是个经常在田头下劳动的人，需要涂抹较多的现代化妆品来使脸部肤色变白。看来即使在远离尘嚣的大山之中，青年人的审美情趣也深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不过，涂过了面部以后，新娘穿着的服饰却是绝对民族传统的：黑底红格的筒裙，缀满彩色绒球和银色排扣的衣裳，黑色缠头在额前饰以彩球，腰间五色腰箍层层叠叠交错着，一下子衬得新娘光彩照人。

新娘化妆穿戴是在一种欣喜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她反反复复地对镜自我欣赏，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可是一旦穿戴完毕，气氛则忽然来了个180度陡转，所有年轻姑娘都集中在堂屋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突然响起了震彻山谷的哭声。姑娘们与即将出嫁的新娘一起抱头痛哭，泪水四溅，其声悲不忍闻。

哭声在山谷中回荡，但是场院中的来客却似乎压根没听见一般，依然嚼烟的嚼烟、聊天的聊天。只有帮忙筹办的年轻人在“伙子头”的指挥下匆匆忙忙地将陪嫁物搬上了手扶拖拉机。拉回下寨的新房陪嫁物中最显眼的是一台缝纫机、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个崭新的大立柜，透过柜中的玻璃可清晰地看见两床大红绣面的花被和两套做工精细的德昂族服装；同时，还有一套常用的劳动工具：锄头、镰刀、砍刀，以及一小包谷种。可以说这些都是德昂族传统礼仪中寓意颇深，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据后来了解：